劒笑

劒筴第十八卷

廟勝篇 凡三十五條

太公兵法劒

鑄劒試狗馬

期劒泰册之野

銚鑄當劒

劒斷鞅

用劒

從說劒

權藉不在劒

劒登丘

頓劒

劒定從

爲六國說劒

禮劒

劒距敵

私劒

選劒

劒地

征岡帶劒

離席拔劒

劒南斉

拔劒令諸君

劒出

勿力戰

勿還

勿撓

勿輕言

勿立臨川王

鈐談第十八卷

明賢胄錢濟言選輯　吳郡申用懋訂　長安崔爾進授鋟

廟戰篇

此篇惟恠之奇是曰戰勝于朝廷焉

錢曰古者明王用兵必先勝而後戰又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此之謂尊俎之上乎故曰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權與謀合神焉妙矣夫陰符黃石之秘至于天地不及

知鬼神莫能測世稱奇之又奇者焉則豈非以謀合于權故哉余所輯劒事紛紛彼料敵應變之才亡論矣凡諸戰守攻備之法坐作擊刺之方陰陽動靜之運刑德奇偶之數迎逆後先之度昉自太公備于孫吳無不具焉如必車犯藪故出庫而後稱佳兵是戰之下也碎諸壘陽輕用則缺詩曰不素餐兮今發廟戰

太公兵法劍

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衆寡豈有法乎太公曰凡用兵之大數三軍拒守木螳蜋劍刃扶胥廣二丈百二十具一名行馬平易地以步兵敗車騎木蒺藜去地二尺五寸百二十具敗步騎要窮寇遮走北軸旋短衝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黃帝所以敗蚩尤氏三軍拒守

天羅虎落鎖連一部廣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劒刃扶胥廣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一十具渡溝塹飛橋一間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着轉關轆轤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渡大水飛江廣一丈五尺長二丈以上八具以環利通索張之天浮鉄螳螂矩内員外徑四尺以上環絡自副三十二具以天浮張飛江濟大海謂之天

潢一名天船山（太公金匱）

鑄劍試狗馬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鄰國親親足以爲援不然將爲已害難以遠征也）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埸而反其侵地（疆居良切埸音亦審正也反還也侵地齊所侵取鄰國之地也）正其封疆無受其資（積土爲封資財也）而重爲之皮幣

以驟聘覜於諸侯重直隴切覜通弔切規覜視也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十州人齊居一州爾雅曰齊曰營州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好呼報切玩好人所玩弄而好也鬻賣也以監其上下之所好監占懺切監觀也觀其所好則知其參驗上下君臣也玩好物貴則其國奢賤則其國儉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

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甲鎧也兵弓矢之屬鎧口乃切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諸之也移之甲兵謂輕其過使以甲兵贖罪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辠贖以犀甲一戟重罪死刑也犀犀皮也可用之爲甲戟車戟也秘長丈六尺兵媚切輕辠贖以鞼盾一戟鞼求位切盾神允切小辠謫以輕辠劓刖之屬也鞼盾綴革有文如繢也劓牛器切刖音月金分分符問切小不入于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書曰金贖作贖刑差楚宜切宥閒辠閒居諫切宥赦也閒辠刑罰之疑者也書曰五

刑之疑有赦之

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索所白切索求也求訟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也而不可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坐成獄訟之坐已成也十二矢為束則訟者坐成以束矢入于朝乃聽其訟兩人訟一人入矢一人不入則由曲由則伏入兩矢乃治之矢致往而不反也周禮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朝馳遥切下並同治直吏切

美金以鑄劍戟鑄冶也試諸狗馬狗馬鑠為利皆惡金以鑄鉏夷斤斸斸丁錄切惡鑪也夷平也所以削艸平地斤形似鉏而小斸斫也鑯七欠切試諸壤土甲兵大足[illegible]

期劒泰舟之野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陣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

人之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首虜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楦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

管子對曰君勿憂且使外爲名于其內鄉爲功于其親家爲德于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子酒三石肉三鼎

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妻諫其夫曰見君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于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莒戰于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莒人大遁故遂破其軍燕其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其軍并其地虜其君此素賞之計也（管子）

銚鎒當劒

以秋至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非出九
十二里而壇服黑而□黑朝侯卿大夫列
士號曰發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藪人新
薪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
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
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
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
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

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死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也張耜當弩銚耨當劒戟穫渠當脅軻簑笠當掾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管子

劒斷鞅

襄公十八年晉侯伐齊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欒黶死其子盈佐下軍平陰西有邿山邿音詩趙武韓起以上

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荻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荻范雍門齊城門雍於用反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閒暇孟莊子斬其楢以爲公琴莊子孺子速也楢勑倫反楢木名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難乃多反又如字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門州綽門于東閭齊東門左驂迫還于門中以

枚數闔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不恐還音旋一音患數所主反檛陟瓜反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太子與郭榮扣馬光子也郭榮齊大夫也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攻意行下孟反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存傳

用鈒

昭公二十一年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

氏（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戍宋（烏枝鳴齊大夫）廚人濮曰（濮宋廚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先悉薦反後戶豆反）獲其二帥公子苦雂偃州員（二帥吳大夫雂古合反員音云又音圓）華登帥其餘（吳餘帥）以敗宋師公欲出（出奔也）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

可借使死難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復戰決勝負

而不能送亡君絶句乃狥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識也識申志

反又昌志反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見國人皆揚徽雎陽

正東門名揚門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

恥也豈專孤之辠也齊烏鳴枝曰用少莫

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去起呂反彼

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北敗

走也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

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 何可及 左傳

吳宮劍隊

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爲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子胥乃明知鑒辨知孫子可以折衝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

孫子曰可可以小試于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爲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兵器所以蔽躬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旋使知其禁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爲戰形于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

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有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鈇斧也鑕椹也）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卻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使去聲）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臣既已受

命爲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撝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下觀

謹按史記孫子傳作齊人以兵法見于闔閭不言子胥七薦与吴越春秋小異

劒備梯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再拜頓首願問守道曰敢問客衆而勇煙資吾池軍卒並進雲梯既施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上吾城爲之奈何子墨子曰問雲梯之備邪雲梯者重器也亦動移甚難守爲行城雜樓相見以環亦中以適廣陜爲度環中藉幕毋廣

亦處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法爲爵穴煇鼠施荅亦外機衝錢城廣與隊等雜亦閒以鐫劒持衝十人執劒五人皆以有力者令察目者視適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披機藉之城上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靜爲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若此則雲梯

之攻敗矣守爲行堞堞高高六尺而一等施劒亦面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之爵穴三尺而一蒺藜投必遂而立以車推引之裾城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小大盡本斷之以十尺爲傳雜而深埋之堅築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殺有一鬲鬲厚十尺殺有兩門門廣五尺裾門一施淺埋勿築令易拔城希裾門而直桀縣火

四尺一鈎樴五步一竈門有鑪炭令適人盡入煇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載而立亦廣終隊兩載之間載之門一火皆立而持鼓而燃火即具發之適人除火而復攻縣火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則令吾死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施伏夜半城上四面鼓譟適人必或有此

必破軍殺將以白衣爲服以號相得若也則雲梯之攻敗矣[墨子]

刱備水

城內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偏下令耳亦內及下地深深穿之令漏泉置則瓦井中視外水深丈以上鑿城內水耳並船以爲十臨臨三十人人擅弩計四有方必善以船爲轒轀二十船

爲一隊選材士力者三十人共船亦二十
人人擅有方劒甲鞮瞀十人擅苗先養材
士爲異命食以父母妻子以爲質視水可
決以臨轒轀決外隄城上爲射機疾佐之

劒備穴

謹備穴穴疑有應寇急穴穴未得愼毋追
凡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

鑿十尺鑿如前步下三尺十步擁穴左右
橫行高廣各十尺殺俚兩罌深平城置板
亦上册板以井聽五步一密用台桐若松
爲穴戶戶穴有兩蒺藜皆長極亦戶戶爲
環壘石外墝高七尺加堞亦上勿爲陛與
石以縣陛上下出入具鑪橐橐以牛皮鑪
有兩缻以橋鼓之百十每亦熏四十什然
炭杜之滿鑪而蓋之毋令氣出適人疾近

五百穴穴高若下不至吾究即以伯鑿而
求通之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圉而毋逐且
戰址以須鑪火之然也即去而入壅究殺
有鼠竄為之户及關籥獨順得往來行亦
中究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即有人也五十
人攻內為傳士之口受參約枲繩以牛亦
下可提而與投已則究七人守退壘之中
為大廡一藏究具亦中難究取城外池脣

水月散之什矣亦穴深到界難近穴爲鐵鈇金與扶林長四尺財自足客即穴亦穴而應之爲鐵鉤鉅長四尺者財自足穴徹以鉤客穴者爲短戟短弩𥎞矢自足穴徹以斵以金劍爲難長三尺爲坙木系系有慮枚以左客穴戒持罌容三十斤以上埋穴中丈一以聽穴者聲爲穴高八尺廣善爲傅鍾其金牛交𣝣皮及坫衛穴二盖陳

鑪及岌穴徹熏之以斧金爲斫柄長三尺衛穴四爲壘衛穴四十屬四爲斤斧鋸鑿钁財自足爲鋏校衛穴四爲中櫓高十丈半廣四尺爲横穴八櫓蓋具槀枲財自足以燭穴中蓋持醯客即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鑿穴以益盛醯置穴中文金毋少四斗即熏以自臨醯上及以洒目 [墨子]

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旗薪樵爲黄旗石爲白旗水爲黑旗食爲菌旗死士爲倉英之旗竟士爲雩旗多卒爲雙兎之旗五尺男子爲童旗女子爲梯末之旗弩爲狗旗戟爲莅旗劍盾爲羽旗車爲龍旗騎爲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墨子

劄驗節

寇近亟收諸雜鄉金器若銅錢及它可以
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
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即急先發蔽薄發屋
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入柴勿積魚鱗簪當
隊令易取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
寇得用之積木各以長短大小一矣形相
從城四面外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為

關員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質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大城四人候一人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為侍吏諸吏必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令行者趣其外各四戟夾門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日五閱之上逋者名池水廡有要

有害必爲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
疏者墻外水中爲竹箭箭尺濵二步箭于
下水五寸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
亦內鄉三十步一弩廬廬廣十尺袤丈二
尺隊有急極急發其近者徃佐其次襲其
處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
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劍驗之節出使所出
門者輒言節出時摻者名百步一隊閤通

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爲藥墉墉善其上先行德計謀合乃入葆葆入守無行城無離舍諸守者審知卑城淺池而錯守焉〔墨子〕

叢戰劒

夫林戰之道晝廣旌旗夜多金鼓利用短兵巧於設伏或攻於前或起于後叢戰之道利用劒楯將欲圖之先度其路十里一場五里一應偃戢旌旗持嚴金鼓令賊人

無措手足谷戰之道巧於設伏利以勇鬬輕足之士凌其高必死之士殿其後列强弩而衝之持短兵而繼之彼不得前我不得往水戰之道利在舟楫練習士卒以乘之多張旗幟以惑之嚴弓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捍之設堅柵以衛之順其流而擊之夜戰之道或潛師以衝之以出其不意或多火鼓以亂其耳目馳而攻之可以勝矣

侯

劍非將事

吳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提鼓揮桴臨敵決疑一劍之任非將事也春秋後語

從說劍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

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玆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效猶呈見也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弃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

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戰國策云寧爲雞尸無爲牛從尸雞中主也從謂牛子也言寧爲雞中之主不爲牛子之從後也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于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太息謂久蓄氣而大吁也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主君指蘇秦也禮卿大夫稱主今嘉蘇子

合從諸侯衆而美之故稱曰主君 史記

權藉不在劒

蘇子（元作蘇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為大下先）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為約以結與國而伐人人必怨之又為之主衆所不與也故孤）夫後起者藉也（藉言有所資權是也）而遠怨者時也（得其時也人怨之則雖欲來時不能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權者事之宜要之所任也上言後起者藉藉此而已）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

物之率也[率帥同猶長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倍背同]而能有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越劍]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劌利傷也]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利也]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戰國策]

劍登丘

蘇代謂燕昭王曰昔者楚取章武[屬渤海]諸

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去猶失也上上地燕蓋嘗攻得而不取也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言同軏而朝燕與朝秦楚同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彊弱揆度也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彊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

于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劒矜不柄戟盖爲矜柄戟砥柔[illegible]所以觸也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
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
故齊雖強國也西勞于宋南罷于楚則齊
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
爲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爲寡人東游
於齊爲燕說齊也戰國策

頓劒

蘇代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元作之許）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必者意其然王襄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仇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仇（此二十七年敗趙取代光狼）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

救晉（此晉趙也以趙趙破齊齊破趙亦敝二國救敝秦無後應可以南制楚）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罷疲同）以天下繫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夫能制人[illegible]其威武足以屈人今攻罷國勝之非武也安能制人）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不信其伐齊）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不走於秦且走晉楚（兵多則非獨齊見制懼晉楚亦見制齊畏秦故不趨秦而與晉楚同患故趨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

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二國惡秦而齊先伐故既合則齊爲二國出兵頓下也此以小言之則秦及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晉亦猶也初與秦伐齊以齊破秦爲之頓劍是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此攻華陽得之安邑魏地亦屬韓猶上黨兩屬也自起傳取韓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言可取也夫取三晉之腸胃安邑上黨如之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

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于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戰國策

劒定從

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劒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可也

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

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伯王之
資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
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
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
此萬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之惡焉
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
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
以從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

血來（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豭大夫以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槃（若周禮則用珠盤盛血）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于殿上（戰國策 史記）

唐李白詩毛公一挺劒楚趙兩相存

為六國說劒

或為六國說秦王曰上屬不足以為安人衆不足以為彊若上屬者安人衆者彊則

桀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彊矣曰趙彊何若曰爾言如舉左案齊言舉兵于左則齊下按下也舉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厭言案之不一二國千乘之宋也宋于七國時爲千乘今使齊魏如之築剛平趙地缺趙成侯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取我剛平皆不往衛無東埜詳此則剛平趙取之衛也芻牧薪採芻艸也以食馬牧養牛人也大者薪小者採莫敢窺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還反言收事也信二

十三年注委質屈膝也而朝于邯鄲之君乎于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令朝行魏伐邯鄲魏惠三十年伐趙趙告急齊是以有馬陵之敗因退為逢澤之遇闕封東北有逢池或曰宋之逢澤乘夏車夏取其文禮有夏篆也稱夏王夏中國也一朝為天子天下皆從齊宣王元作太公太公和時無此事也閭之舉兵伐魏梁王身抱質執璧質與贄同羔雁之屬也請為陳侯臣齊陳敬仲之後故稱陳侯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郢楚都也亦楚

始皇文諱楚故也作伐齊救之令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
百姓以與申縳遇於泗水之上縳齊將揚之水注申
諸婁而大敗申縳趙人聞之至枝桑地缺趙記注技
桑一曰平桑疑即此此堀地也蓋赴魏之難也燕人聞之至格道
格道不通平際絕二地缺齊戰敗不勝謀則
不得使陳毛釋劍掫掫夜戒有所擊引也釋釋者不自衛示卑也
也委南聽罪委去南面之尊西說趙說使人解之也北說
燕內喻其百姓而天下乃齊釋不攻齊也于是

天下積薄而為厚聚少而為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臟之間（臟元本作肘）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強（絕句）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戰國策）

禮劒

立節參明（豪俠不群）執操不侵（硜硜自守）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劒（有怨必報）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負劒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鬬之

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鬬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介胄勇敢之士也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四句一篇之大主意此所以亂也韓非子

劒距敵

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劒之士豪俠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于距敵游俠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于清潔矣

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聽用之也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近習者愚則不計其智也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

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韓非子〕

私劍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後流禍李斯而為焚書之舉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後李斯為先儒之慘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彊此之謂王資王業所資以興者也既畜王資而

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韓非子】

選劒

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纍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鋤耰白梃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此不遁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劒於此以刺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

刻無擇爲是斷因用惡則不可簡選精良兵械銛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爲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 呂氏春秋

刻地

漢文帝拜鼂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

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讀曰瀸謂浸也山林積石經則丘阜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屮木所在屮古草字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曼衍猶聯延也屬續也平原廣埜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遠離也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屮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

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萑亂也葦葭也蕭蒿也萑音完）草木蒙蘢支葉茂接（蒙蘢覆蔽之皃也）山矛鋋之地也（鋋鐵把短矛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今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七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此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卬之閒耳（言不以其術則雖大必小

雖彊必弱也況亦俯字卬讀曰仰夫以人之欲爭勝跌而不振蹉跌不可復起言失據也則悔之亡及也漢書

冠胄帶劍

夫仁人在上爲下所卬卬讀曰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讐人情豈肯爲其所惡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卵投

石夫何幸之有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媮可用也媮與偸同謂苟且也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也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个枚也冑兜鍪也冠冑帶者著兜鍪而又帶劍也

日中而趨百里中試中試試之而中科條也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前漢志

、離席按劒

昌邑王行淫亂大將軍霍光憂懣音滿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立議而白之更選賢而立之

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光下涉學故有此問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商書太甲篇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是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圖謀也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愕失色凡言愕者皆謂阻礙不依順也

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如若也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旋踵言速也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

光嘗受難（受其憂責也）于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于將軍唯大將軍令（言一聽之也）光即與羣臣俱白見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廢歸昌邑（漢書）

劒南弃

齊王芳車駕朝高平陵曹爽兄弟皆從司馬宣王部勒兵馬先據武庫遂出屯洛水浮橋奏爽爽得宣王奏事不通迫窘不知

所爲大司農沛國桓範聞兵起不應太后
召矯詔開平昌門拔取劒戟略將門候南
奔爽宣王知之曰範畫策爽必不能用範
計範說爽使車駕幸許昌招外兵爽兄弟
猶豫未決範重謂羲（爽弟）曰當今日卿門戸
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持質一人尚欲
望活今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
應者羲猶不能納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說

爽使早自歸罪爽于是遣允泰詣宣王歸罪請死乃通宣王奏事遂免爽兄弟以侯還第（魏書）

案劒令諸君

初孫桓别討劉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柰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

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禦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彊對也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翦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

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

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吳志

劍出

晉太和元年秋七月劉曜濟自大陽圍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勒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于曜襄國大震冬十一月勒欲自將救洛陽左右長史司馬郭敖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雄盛難與爭鋒金墉粮

豐攻之未可卒拔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
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
劒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問之曰劉曜
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
鋒不可當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
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鋭擊之可一戰而
禽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
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我行

卿以爲何如光曰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今以大王威略鸞旗親駕彼必望旌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此之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必攸集勒笑曰光言是也我軍若出必禽劉曜勒甚悅乃使内外戒嚴有諫者斬〔後趙錄〕

劒力戰

蜀李勢嘉寧二年春正月乙卯晉遣安西將軍荆州刺史桓溫帥征虜將軍益州刺史周撫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譙王司馬无忌建武將軍江夏相袁喬等來伐溫使喬以江夏相領水軍二千人爲前鋒自將大衆爲之後繼軍次青衣勢大發軍拒守三月溫至彭模去勢已近留參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輜重溫自將步卒直抵成都軍

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衆出戰于成都之笮橋文選注作祚宁温前鋒不利參軍龔護戰歿矢及温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温乘勝長驅至于城下縱火燒其城門勢衆大恐無復鬭志中書堅王嘏散騎常侍常璩等勸勢出降劉錄

劒還

翟瑥武始人仕乾歸爲冠軍將軍初氐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來伐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虐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于是遣凉州牧乞伏軻彈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拒之以瑥爲冠軍將軍右司馬前鋒始交益州爲定所敗軻彈詰歸欲引而還瑥奮劍諫曰王上以神武之資開

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振秦梁聲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閫外之寄當宣力致命輔寧國家今秦州雖敗二軍尚全奈何不思赴救望風奔散何面目以見主上乎昔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瑶誠才非古人猶不能以便宜斬將軍乎軻彈謝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

嚴軍罰所先果能若是敢自愛死乃率騎進之益州詰歸亦勸衆而進大敗定兵斬定及首級一萬七千轉吏部尚書定州刺史俄還晉興太守鎮枹罕（晉書）

劒撓

僞幷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阪林子於陜城與劒軍檀道濟同攻蒲阪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僞東平公

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大岨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及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道濟議欲渡河避其鋒或欲弃捐輜重還赴武帝林子按劍曰下官今日之事自爲將軍辨之然二三君子或同

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面見
相公旗鼓邪寨并焚舍亦無全志率麾下
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
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紹器械資
貨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
書至每以實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王
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
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乘之

良轍也武帝曰乃所望于卿也【南史】

劍輕言

侯景請割江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同于子悅左丞王偉入城為質中領軍傅岐議以宣城王嫡嗣之重不可輕遣者請劍擊之乃請石城公大欵出送詔許焉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卿

侯部兼散騎常侍蕭瑳與于子悅王偉等
登壇共盟右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
出其柵門與津遙相對刑牲歃血南史
劒立臨川王
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也工隸書能
鼓琴涉獵書傳五言詩頗清靡兼善騎
射爲邑里雄豪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
千人陳武帝入援臺城安都引兵從武帝

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射平侯景並力戰有
功封富川縣子隨武帝鎮京口除蘭陵太
守後武帝與齊軍戰于蔣府山命安都自
白下橫擊其後大敗之以功進爵爲侯又
進號雲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武帝崩安
都隨文帝還朝乃與羣臣議翼奉文帝時
帝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
下令羣臣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

職及逵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按劒上殿白太后出璽受手解文帝髮推就喪次文帝即位遷司空仍別奉中旨迎衡陽獻王昌初昌之將入致書于文帝辭甚不遜帝不懌召安都從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吾其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愚臣不敢奉詔因自迎昌中流而殺之自是威

者甚宣詳府臣無出其右【南史】宋書